

最困难的是学业。“尽管我是一个已经画了很久的画家，但中国握笔方式如此不同，让我感觉自己从未真正拿过画笔。”一开始就像个刚学写字的孩子手都不稳，前两周只能画线，然后开始临摹树，之后才是山水画。“我了解到，握笔画直线需要谦卑，并清空思绪，专注于呼吸。”每完成一次作业，老师都会提出高要求，“让我觉得很糟糕，自己不够好。当我询问自己是否有进步时，老师才告诉我，其实我已经很好了，她只是希望我能够进步更多”。

Anna 很满意一位中文老师给自己起的名字——安梅，一朵安静的梅花，外柔内刚，“就像芬兰的桦树一样，树皮看起来非常脆弱，但它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和耐久性。”

想回中国了

2013年安梅结束学业回到芬兰，应邀在当地夜校教授成年人中国画基础知识。“有些人曾经去过中国，有些人只是喜欢中国艺术和文化，有些人练习过太极、气功，或者了解一些阴阳和风水，有些人仅仅出于好奇……他们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。”

一开始安梅照本宣科，把在中国画院学到的知识一股脑儿倒给了学生。但她并不满足于此：“我想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解释那些画更深



2007年参赛的《退潮》，为安梅赢得了飞抵中国的奖金。

层的成因。因此，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并不断加深理解。”她读中国的诗词、文化和历史，读外国学者解读中国哲学和艺术的文章，有的甚至要反复读上三四遍。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。每一次重读我都有新的理解。”

安梅渐渐开悟了：“那些画其实是心灵景观，关键不在于描绘现实，而更像是振奋精神，提升道德思考。”她告诉学生：“艺术中的中式风格不只是一种技法，更是一种心境。更确切地说，这是一种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。”她引导学生“感同身受，阅读相关内容，并将其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再度创作”。

随着教学和思考的深入，她意识到中西方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。

“根据我所读到的内容，在西方，我们非常专注于构成元素，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東西。但在东方，重要的不是我、你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，事物之间的空白空间，即关系。我是为了阴阳和中国

哲学而来，这一切都与语言有关，也与你如何构建它有关。就像‘大’与‘小’，它们构成了一个事物及其对立面，然后就会产生第三个事物。这种现象似乎无处不在。”

从中国回比利时照顾父母，安梅花了好几周时间才适应比利时的生活。“听不到中文对我来说很不习惯。”她想到中国美院的老师和同学，想到帮助自己的老奶奶，想到在中国的路上、咖啡馆里、公园里随机结识的那些朋友们……“花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，我想回中国了。”

一座真正的大都市

2019年6月的那个夏天，安梅收到来自中国学长的邮件。“我们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有个新的国际艺术博士项目，如果你有兴趣来参加，我会做你的导师，你会得到奖学金。”机会来得如此突然，安梅以最快的速度辞职，出租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室，处理好一切，2019年8月抵达上海，成为美术学院的一名博士生。

这次来中国安梅非常适应。“上海生机勃勃，对外国人友善。”只要一部手机，就能打车、购物、联络与定位，她再也不怕迷路了。“对上海最好的形容词就是方便。生活很顺利，容易交到朋友。”很多学生都成了她的朋友，经常给她送各种小吃和零食。礼尚往来，她也回赠一些小吃和水果，“附近店里不